



老城旧事

——高长梅 许高英 / 主编
雨 瑞 / 著

NGJIUSHI



老城就像历经岁月沧桑的智慧老人，身处其中，胆怯者会变得坚强，消沉者会变得振奋，绝望者会看到希望，心胸狭窄之辈会变得宽宏大量，狂妄自大之徒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可怜和无知……



爱上阅读·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高长梅 任高荣 主编

老城 雨瑞 往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城旧事 / 雨瑞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3
(爱上阅读 : 中小学生晨读精品选 / 高长梅, 许高英主编)
ISBN 978-7-5108-2759-4

I. ①老… II. ①雨… III. ①儿童文学 - 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儿童文学 -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1898号

老城旧事

作 者 雨 瑞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9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759-4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阅读随想（代序）

爱上阅读。阅读能使我们进一步获取智慧,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微信中,有一篇叫《读书的十大好处》的文章流传颇广。它概括的所谓十大好处独树一帜:1. 养静气,去躁气;2. 养雅气,去俗气;3. 养才气,去迂气;4. 养朝气,去暮气;5. 养锐气,去惰气;6. 养大气,去小气;7. 养正气,去邪气;8. 养胆气,去怯气;9. 养和气,去霸气;10. 养运气,去晦气。

微信中,还有一篇文章也被大量转发,叫《读书是最好的美容》。文章认为,“人通过读书,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浊俗可以变为清雅,奢华可以变为淡泊,促狭可以变为开阔,偏激可以变为平和”。的确,打开书,便打开了一扇面对世界的窗口,你读天,无际的长天予你灵性;你读地,宽厚的大地赠你理性。打开书,便打开了一面审视生命的镜子,那扑面而来的真善美令人陶醉。

还是微信中的一篇文章,叫《通过阅读解决自己的困惑》。文章认为,阅读不能仅仅是小清新、轻口味、品时尚的浅阅读,有时还得“重口味”。阅读即要脚踏实地,要观看现实,了解人类文化的百态,知识的种种。但是只看“大地”那是不够的,还需要仰望星空,还要读读诸如《论语》、

《庄子》之类的书,以加深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且不丧失对智慧的信心。

再引用著名作家王蒙先生 2013 年 9 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攻读”的日子哪里去了》中的一段话:离开了阅读,只有浏览与便捷舒适的扫描,以微博代替书籍,以段子代替文章,以传播代替学识,以表演代替讲解,将会逐渐使人们精神懒惰,习惯于平面地、肤浅地接受数量巨大、获得廉价、包含着大量垃圾废品毒素的所谓信息,丧失研读能力、切磋能力、求真求深的使命与勇气,以至连讨论追究的习惯也不见了,苦思冥想的能力与乐趣也没有了,连智力游戏的水准也降到幼儿级别以下了。这样下去,我们会空心化、浅薄化与白痴化,我们的宝贵的头脑的皱褶将渐渐平滑,我们的“灵”的思辨思维功能将渐渐萎缩,而我们的大脑将只剩下海量获得八卦式的信息然后平面地记忆下来、转销出去的“肉”的能力。

杨绛说得更好:读书正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爱上阅读。阅读提升我们的素养,阅读最终将改变我们的人生。



目录

contents

PART 1

小说部分

别说再见·····	002
神秘旅客·····	004
寻找阿凡·····	006
神探老汪·····	009
白眼狼·····	012
八公山豆腐传奇·····	016
老城旧事·····	019
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	021
神算云七·····	024
最佳杀兔方案·····	026
大师与高足·····	031
美丽的期待·····	033
逮“狗腿子”·····	034
失算·····	037
等着参加你的葬礼·····	038
盗墓者说之——舅甥·····	041

故人.....	044
高手.....	047
老人·少女·黄昏	048
大鲁逸事.....	050
捷径.....	053
进化.....	054
断弦.....	057
纱门.....	060
考察.....	062
开窍丸.....	065
奇病奇方.....	068
同学.....	069
转椅.....	072
特效药.....	074
写信.....	076
神医.....	078
战争烟云.....	079
同志.....	081
网恋.....	082
冷板凳.....	083
留在嘴角的菜渣.....	085
破镜.....	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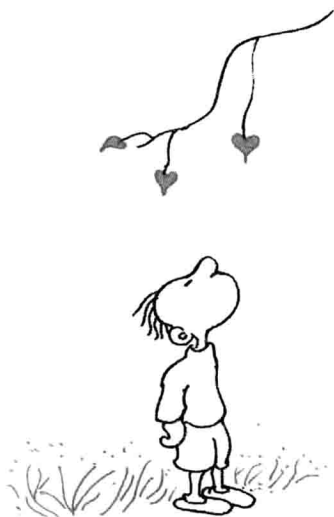
阴影.....	088
觅.....	089
年度考核.....	090
数落.....	091
猫.....	093

PART 2

散文部分

梦说.....	096
谈食.....	098
论“潇洒”.....	100
“朋友”浅说.....	102
逝去的风景 破碎的记忆（一）.....	104
逝去的风景 破碎的记忆（二）.....	111
逝去的风景 破碎的记忆（三）.....	116
逝去的风景 破碎的记忆（四）.....	120
话酒.....	123
海的魅力.....	125
桃花坞秋咏.....	126

世外桃源——小河村.....	128
又见带子.....	130
家思.....	132



>>>>> PART 1

小说部分

当你摸出最后一根火柴时,手和心都颤抖得厉害,咋也划不着火。后来。你终于发现那是一根没有药头的光杆儿。

你把这支光杆儿紧紧攥在手心里,拖着僵硬的双腿摇摇晃晃地往回走。走着走着,你忽然悟出你并没有失去最后一份希望。





别说再见

她压根儿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他。要不是火车晚点，她此刻怕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

那一年他们在中原的一个小城镇里赌气分手，他在车站旁的一家餐馆里灌了半瓶烧酒，赤手空拳登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她在翌日凌晨，带着一包简单的行李和一肚子复杂的委屈也爬上了一列南下的车。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几成永诀。

其实分手后没多久他们就后悔了。彼此都记起了对方的许许多多的好处。于是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轻率，省悟到自己丢失了世间最最珍贵的东西。于是悔恨和惆怅山一般地压了过来。然而他们再也打听不到对方的下落。他们感叹天是那么的阔大，感叹人生的茫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彻底绝望了，便匆匆地找了归宿。

其实他们从认识到分手，一共才半年时间。那时候，他们年轻、热情、勇敢、天真，像一团火，爱得真爱得深也恨得真恨得深。感情像清泉一般纯净，容不得一丁点的虚饰和杂质。而现在，他们成熟了，深沉了，对什么都见惯不惊，无动于衷。生活仅用十年的工夫，就改变了他们。

他们明明知道此生此世难再相逢。他们深信有一天一旦真的相逢，他们一定会紧紧地拥抱，尽情痛哭一场，一吐数年积郁心头的幽情。然而，现在当真奇迹般地相逢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各自都表现出惊人的冷

静和矜持。他们感到这次重逢来得太突然了,令人猝不及防。他们为自己那平静的表情和平静的语调而深深羞惭和悲哀。当年那火呢?那火呢!

“你成熟多了,也深沉多了。”他对她说。

“是吗?可我宁愿不要这成熟这深沉,我不要,不要……”她越说声音越小,显得很凄切和悲哀。

“我也是。”他脸色有些怆然,倏地掠过一丝苦笑。

“那时候,我们真轻率。”她说。

“是的。人都有轻率的时候,可我们的轻率付出的代价太高了!那天我要是说一句‘原谅我吧’,你会原谅我吗?”

“你呀,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原谅你了。”

“可你没说。”

“你也没说。”

“是的。我们都没说。”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你好吗?”

“好。你呢?”

“我?”她凄然一笑,“也好。”

“真想不到。以前总觉得天好大好大,其实天是好小好小的。”

“是的,天真小。说不定,我们还会再见。”

“我想不会。干吗还要再见?你已不是你了,我也不再是我了。其实这一次就是多余的,你说是吗?”她絮絮地说,眼圈有些潮。

他轻轻吁了口气:“是的。一个好美好美的梦,碰破了,再也不会复原了。”

“是的。好美好美……”

铃声响了。

她提起包:“我该上车了,你上哪?”

“别问好吗?我也不问。”

她点了点头,伸手抹去不知何时停驻在鼻翼间的一颗泪珠,努力笑了一下,默默朝他伸过手去。



神秘旅客

在大别山腹地,有一个小山镇,叫作枫树镇。镇上有一家新开的小旅馆,叫作“远客来客栈”。客栈的老板是个女的,姓林,大伙都称她“林嫂”。

这一天晌午,客栈里突然闯进来一个年轻人。这人蓬头垢面肮脏邋遢,且一脸的倦容,打老远就能嗅到一股刺鼻的汗酸味。林嫂皱了一下眉,本想把他打发出去了事。可这人将身份证和一张百元的钞票往柜台上一推,说:“开间房,我要睡一会儿。”

做生意是要讲究信誉的。顾客就是上帝。不管这个“上帝”是美是丑,是阔还是穷。

林嫂将来人登了记,将楼上的一个房间钥匙交给了他,特别叮嘱道:“房里有淋浴,你冲一下再睡吧。”

那人含糊地应了一声,独自上楼去了。

自这人上楼之后,就再没了动静。晚上没下来吃晚饭,第二天早上还是没下来吃早饭。直至过了晌午,那个房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这时林嫂觉得不对劲了。便上去敲门。可敲了老半天,里边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一下林嫂慌了神,心想这人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便连忙给镇上派出所打电话。

不一会儿,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林嫂便将店里这个奇怪的旅客的情况做了汇报。两民警上楼去先是敲了敲门。果如林嫂所说,里面没有反应。

于是，他们便让林嫂拿出了备用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进去一看，那个年轻人横叉四五地躺在床上，也不知是死是活。大家叫了几声，这人一点反应也没有。林嫂不由得紧张起来。这时，一位民警很有经验地用手拭了拭鼻息，说：“还有口气。快，打120，送市医院抢救！”

没过太久，市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将这人的抬了上去。林嫂怕有什么闪失，便随车跟了过去。

到了市医院，医生护士们立即将这人的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输氧、输液、测血压、量体温，还做了心电图、脑电图和CT……可什么都做过了，却什么都正常。值班医生糊涂了：这个人患的是什么怪病呢？

这时候科主任过来了。科主任是留法的博士，也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老专家。他看了看病人的各项检查报告单，用听诊器重新给病人听了又听，翻开病人的眼皮仔细看了看病人的瞳孔，又掐着病人的手腕数了数脉搏。半晌，主任舒了口气，站了起来。

林嫂急了，问：“大夫，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呀？”

主任笑了笑，道：“他没有病，只是睡得太熟了！”

“睡着了？”众人面面相觑，无不愕然。

随车来的民警摇摇头，道：“他已经睡了快三十小时，怎么会还不醒？再说，这人一身脏兮兮的，又是赤手空拳，形迹太可疑了！他会不会是逃犯？”

这一说，大家更紧张了。林嫂掏出这人登记时用的身份证，递给民警，说：“这人名叫朱大军，你们给查查，到底是什么人！”

这位民警立马与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熟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上公安网上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名叫朱大军的逃犯，并把此人的身份证号报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打来电话，说网上通缉嫌犯名单上没有此人。不过，他倒是有个朋友也叫“朱大军”，是市消防支队的一个班长。“该不会是这位老兄吧？”民警那位熟人半开玩笑地说。

“能不能找到你那朋友的身份证号？”

“行，我到消防支队问一下吧。”

没大一会儿，这位民警的手机响了：“你好。我是市消防支队的支队长王中海。听说你们那儿留住了一个名叫朱大军的人，是吗？”

“是的。”

“他的身份证号是不是 342401198201040013？”

“是啊！他是？”

“哈哈，他是我们的人，我也正在找他呢！他在你身边吗？让他听电话！”

“他已经睡了三十小时，到现在还没醒呢！”

对方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继续让他睡吧。为了扑灭三道沟的森林大火，他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昨天中午，大火扑灭后，他跟我请了一天的假，说是要到附近看一位亲戚，想不到跑你们那儿睡大觉去了！这小子，挺会享福哇！”

听到这个消息，大伙儿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林嫂朝护士要了条毛巾，帮朱大军擦去了脸上的汗渍，又从兜里掏出昨天朱大军开房的一百元钞票，将钞票和那张身份证一起，悄悄地塞进了病床的枕头下面。然后，她伸手抹了一下眼泪，转身离开了病房。



寻找阿凡

韩梅是市一小的语文教师，中专生，生得眉清目秀，袅袅婷婷，让好多小伙子都想入非非。

韩梅情趣高雅得很，喜欢文学和音乐，尤其酷爱诗歌，满脑子都是些一

吟三叹的抒情诗句。这样的姑娘，自然把爱情看得格外珍贵、纯洁、神圣，自然对一般的俗人看不上眼。可近几年，人心有些不古，社会上俗风俗气俗人俗事大流行。好多原本不俗的人一夜之间忽然就变俗了，而原本就俗的人自然变得俗上加俗。这么一来，韩老师恋爱对象的范围就变得异常狭小，谈了几年，吹了一个又一个，只觉得像是在一勺一勺地喝着忘了放盐的菜汤，一点意思也没有。倏忽之间，韩老师芳龄已是二十有八了，仍是小姑独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迫于家庭、单位、社会和自己年龄等方方面面的压力，韩梅绝望之余，只好现实一点，在一位远亲的热情撮合下，一脸悲怆地匆匆嫁给了一位在一家企业当会计的小伙子。

小伙子名叫朱新国，人挺憨厚，话不多，爱笑。新国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便任劳任怨地包揽一切家务，让韩老师一门心思地去写诗。近几年韩梅也曾在本地小报上陆陆续续地发表过几首短诗，都是些读也行，不读也行，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怎样好一类的作品。

韩梅上师范时的一位教授当代文学史的教师，姓肖，也是一位文学赤子。韩梅的恋诗情结多半是受了他的影响。毕业后，韩梅仍常去他那儿，讨教一些文学问题，了解一些信息，受一受熏陶。一次，韩梅又去肖老师家，恰逢肖老师外出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笔会刚刚回来。肖老师一见韩梅，劈头一句就问：“你认识阿凡吗？”韩梅被问得有些茫然。肖老师一脸神秘地说：“我这次开会，好几个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都向我谈起阿凡，说他是诗坛新秀、诗歌奇才！而且，这个阿凡就是咱们市里人！”说完又引用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风趣地说：“哈哈，原来就在咱们眼皮底下！”说着又找出几本报纸杂志，指点着让韩梅看。韩梅认真读了肖老师指给她的几首阿凡的诗，觉得果然了得，阿凡的确不凡！便急问：“他在哪儿？”肖老师一脸遗憾地摇摇头，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不过没关系，市里文学圈子就这么大，总会有人知道。你不妨去打听打听，此人能在灿若星河的诗坛上脱颖而出，且独树一帜，必然有一套独特的创作理论做指导，你和他切磋切磋必然会大开

眼界,大有裨益。”

韩梅异常兴奋地回到家时,新国正在一丝不苟地搓洗一木盆脏衣服。韩梅见他一脸的憨笑,竟没来由地拿他与肖老师乃至阿凡们做了个比较,心便有些往下沉。遂匆匆钻进卧室,抓起电话一连拨了几个文友的数字,都说只知其诗,不识其人,而且根本不相信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会屈居他们这座弹丸小城。韩梅有些气馁,但马上想起一位绰号叫“地老鼠”的文友,这家伙无处不钻,无孔不入,无人不识,无事不晓,必然会有关于阿凡的信息。但这家伙光棍一条,家里没装电话,且又有过桃色问题的前科,自己一个年轻女性,这么晚去只身犯险,多少有些不妥。想了想,便奔出去扯下一条干毛巾,塞给新国擦了擦手上的肥皂沫,说:“走,陪我找个人!”

新国已养成盲从的良好习惯,骑着单车驮着任性的娇妻,穿街过巷,七弯八拐累得一身臭汗,才找到那扇斑驳陆离的小木门。

“地老鼠”正巧在家。他光着脊梁伏在桌上正在为本市一个名声不佳的“企业家”撰写报告文学。韩梅也不跟他寒暄,开门见山地问:“你认识阿凡吗?”“地老鼠”摇摇头:“我也才听说这家伙是我们这儿人,可我不认识。”

韩梅便有些心灰意冷,闷坐在那儿半天不吭一声。

“那咱们回吧?”新国小心翼翼地问。

韩梅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要是不耐烦你就先走吧,我打的回去好啦!”说得新国再也不敢吭声。

一连几天韩梅情绪都很低落。

一天中午,韩梅因为神思恍惚,把家里的门钥匙给丢了。站在门口愣了半晌,只好骑上车到新国那儿去取钥匙。不巧新国不在,韩梅便坐在他的座位上等着。这时,门卫老张头兴冲冲地闯进来,嚷道:“朱新国汇款单!”说着将一张纸片放在新国的桌上。韩梅不经意地瞅了一眼,发现汇款人是四川一家颇有影响的诗刊社,一时大感诧异,再一看附言,眼就直了——附言上写道: